毛詩講義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十一

宋　林岊　撰

詩序

關雎后妃之徳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詩之大序當自此始詩者志之所之也始曰心曰志曰情曰言曰詩曰嗟歎曰永歌曰聲曰音學者不可不細辨也易書禮春秋皆言而止惟詩言之不足係乎勸善戒惡之情動盪於中不自已也詩之在心為志心則寂然不動志則已有所思情則所思勸善戒惡之正而止乎禮義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由有情故動盪而為言言而成篇章則為詩然詩人之情言一人之善以勸天下後世之善言一人之惡以戒天下後世之惡自有優柔巽入之妙抑揚感慨之深故發言為詩可以詩名自言之不足至於永歌可以聲名而及其聲之成文則不徒以二者名而謂之音矣可以詩名三百篇是也可以聲名朱文公所謂言嗟歎永歌皆聲也皆情發於聲也蓋為詩者其中寓言之不足而且嗟且歎且歌之

意賦詩者諷誦弦歌其所抑揚高下清濁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一唱三歎又皆誦言之不足而嗟歎永歌之其聲纍纍如貫珠若記之歌商歌雅此所謂聲手舞足蹈籟鳴機動也不徒以二者名而可謂之音者蓋言與嗟歎永歌三者單出之聲雜比而成文理則乃謂之音言成篇章歌成音調此則詩之獨而非他經比然而情有正否詩人之情皆正也世有治亂與亡詩人所感不同也故生乎治而為詩者其音

安以樂生乎亂而爲詩者其音怨以怒生乎亡國而爲詩者其音哀以思其賦誦之者亦然識者可以其音而知其政假如玉樹後庭花之詩在陳歌之人知其亡在唐歌之可想陳之亡徵唐太宗遽以爲當唐之世儘歌此詩無關治亂此亦非也治世有治世之詩其音安以樂者本乎治而成因其成而歌君臣民物相感以永其和安用歌亂世亡國之詩於庭爲哉又如亂世之時人思治世而爲詩雖述文武成康之

美而意在戒乎幽厲其音自有怨以怒之微旨此則大田楚茨之類是也或曰音則然矣詩之音與樂之音孰辨曰大序乃論詩之音也虞書乃論樂之音也樂之初未有不本於詩者凡樂器以人聲為主人聲以詩詠為則故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言永言即序之所謂言嗟歎永歌也聲依永即序之所謂聲成文也至於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說樂之六律六呂以比十二物者和人之聲而施之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無不克諧又如夔之論樂搏拊琴瑟以詠詠之一字專主人聲謂升歌而歌詩所謂言與嗟歎永歌皆總在詠之一字妙矣而玉磬琴瑟搏拊笙鏞下管則皆樂器協於律呂具乎八音以宣輔詠之一字此則詩之協於樂而樂之和乎聲也如今人唱曲樂器有黃鍾大呂而音調亦有黃鍾大呂此六律八音之和諧人聲而人聲之亦合乎律呂八音也故詩序之言音與虞書之言音不可不辨然而此

則論詩耳欲求情之正又當細用工夫易曰利貞性情也註者以為情其性則非正性其情則正矣非先正其情安能勸戒他人乎非存其心養其性又安能性其情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蓋總言三百五篇之詩其功用如此然不可不細論詩者太平之樂經虞夏商以前未論自周言之周

公當成王之時制為樂章謂之樂經以授之太師施
之郊廟朝廷與夫王之起居燕寢而又有達於邦國
鄉人可通用者其風則關雎麟趾鵲巢騶虞其小雅
則鹿鳴至菁莪其大雅則文王至卷阿其頌則清廟
至般此皆仁義禮智之言祖宗功德之盛天命人心
之所係國俗王化之所基由此觀之治世之詩祭祀
賔客燕居出入弦誦而歌吹之可以正君臣民物之
得失動乎天地感乎鬼神而先王以之經正乎夫婦

如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成乎孝親敬長之義厚乎人倫美乎教化移乎風俗本三綱之正當時親炙而和平後世聞風而感發漸漬日化而不自知誠莫近乎詩之教也若夫世更治而為亂風雅更正而為變國史所録聖人所删而僅存者精微要妙頓挫沉鬱長吁永歎廣言曲譬亦可以正可以動可以感可以經可以成可以厚可以美可以移而序者之意第言先王恐主乎治世之詩指成周盛時而言若亂世

之詩變風變雅存為鑒戒亦本乎先王以詩教天下之意也且正得失主人心而言也動天地感鬼神主交神而言也經夫婦至移風俗主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也詩之功用所以能如此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思無邪者誠也誠者即性其情之謂也至誠之道不言而信不動而章無為而成况乎形於聲詩歌詠之間乎且夫聞祈招之音使其能自克則克念而聖矣聞角招之詩使其不能興發

補不足則亦罔念而狂矣舉此一端詩可以正人心
之得失上智之人聞詩而省有得無失中智之人聞
詩而省正得與失下智之人聞詩而不知省其失不
可正而其得又安在哉舉此一端詩雖可正人心之
得失而又在乎人心之知所自正也茍為不然執柯
伐柯猶以為遠自經夫婦以下皆然不能徧舉天地
鬼神亦不特周禮奏樂降神之謂和平怨怒之極足
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天地之心鬼神情狀洋

洋如在自有所感動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詩有六義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用賦鋪陳也比取譬也興托物而有感也自風雅頌定體而言之則風主感動雅主齊正頌主贊美自風雅頌雜用賦比興之理而言之則一篇之中或有賦或有比或有興有各得其一義者有一篇而全具者有一篇而兼具者體不易用相參敘賦比興於風之下見雅頌之亦具此義也鄭謂七月之篇有風雅頌孔謂六義皆謂之風其說難從自上以風化下之後當分為三節解先言風之

所以名風者何也謂風有風動之義上以風化下如周公制關雎麟趾為王者之風鵲巢騶虞為諸侯之風皆言正家之道所以風天下而化夫婦者又如周公述豳國七月之風皆紀乎上以風化下之美也又如周南文王之國風召南文王之國風乃上以此風化下而下以此風美上者也至十二國之變風亦由夫上以此不美之風化下故下以此不美之風刺上而存乎採詩之官著於國史之録主於成文之婉妙

而中有微諫故言者無罪聞者知戒而亦可以風名此變風之所以附乎正風也若無巽入之義聖人其删之矣又言變風變雅之為變者何也王道盛道德一風俗同則詩有正而無變所謂太平樂經之外無詩也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然後有變風變雅之詩正風之化不行於是有變風之刺雖美鄭武衛文皆變中之正亦如二南在周為美自商末言之變中之正也七月在豳為美自周初言之變

中之正也大雅小雅之正盡廢矣於是王朝之公卿陳古刺今而有變小雅變大雅雖先王之見美而昔之所無今之所有亦皆變中之正也國史者諸國皆有史氏因採詩而備錄之蓋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至其為是詩也皆吟咏其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所以錄於下而陳於上著於今而示於後也又言變風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何也變雅多出於王朝之公卿變風多出

於其國中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口而或者國之卿大夫士君子採取其言而為之者然得列於變雅而附乎正風則聖人必有以取之矣蓋取其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生而稟乎天之所賦者曰性至善具足一毫無僞雖有氣之清濁才之智愚而性之本然此理湛徹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謂之情則其所發者必有所偏矣有所偏則不得其正而不能勸善懲惡矣今也詩人之詩發乎真

情斯為性其情者性其情者又本乎先王也被夫先王之澤而誦治世之詩久矣耳聞目擊躬行心詠皆此熟境也一旦忽見其君父兄與其國人子弟設施注措有異於前日焉安有不陳禮秉義以切磋之乎此所謂流澤之深自葉徂根也使其情不本於性言不本於禮義聖人其删之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謂一國之事皆係國君風化之本若曹鄶衛淫秦強晉弱之類又如王朝詩不出境儕於國風之類又如商之既衰周之始興周南之地化乎文王而有周南國風召南之地化乎文王而有召南國風之類又如豳之一國千百年風俗周公遭變陳之為豳國風之類皆一國之事係一

人之本也此其本於衽席施於國都著於耕桑隴畝之間而動化之妙詩能言之故謂之風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此謂凡大小雅若干篇雖正變不同所言皆總天下之事合四方之風而係於天子之身故謂之雅也雅者正也謂其所言先王之政齊正乎天下者故謂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亦正也小雅自菁莪以上大雅自卷阿以上言王政之興變小雅自六月以下變大雅自民勞以

下言王政之廢變雅所陳雖若幽厲之世述文武之
盛亦主乎譏王政之廢也若宣王之詩有美刺之雜
亦主乎歎王政之廢而復興未能全美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謂小雅歌一詩則主一事如
燕羣臣則歌鹿鳴遣使臣則歌皇華育人才則歌菁
莪凡朝廷之政列於詩歌秩秩不相移易政之小也
大雅則本乎周家之興祖宗功德其來也久自后稷
公劉大王王季以至文武自姜嫄姜女大任以至大

以立國尚仁祈天永命凡有可歌莫不揄揚於天地之閒始乎受命而終乎求賢所關非止一事政之大也政由小而大故小雅先乎大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謂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制為頌詩大抵施之於郊於廟於羣神所美皆前人之德德不可見而美其形容彷彿之可見者功非遽成而以其功之所自成者告於神明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鬼神幽而顯神而且明也如臣工小毖敬之大責

於廟中封爵助祭始朝而歌之並入於頌皆推本前人之德之功君臣上下相牽不忘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端也至極也風一也小雅一也大雅一也頌一也是詩之四端也有其端始然後有其名義有其篇章有其音調推類而不窮定名而不越是名也理極其至無以加之故曰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

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此謂四始之中風之名義又自别而為三其
一則列國之風十五䜌與周南召南在焉其一則周
公所為天子后妃房中之樂歌謂之王者之風其一
則所為諸侯夫人房中之樂歌謂之諸侯之風關雎

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麟趾始乎關雎終乎麟趾凡九篇故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鵲巢采蘩草蟲采蘋羔羊小星何彼穠矣騶虞始乎鵲巢終乎騶虞凡八篇故曰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德則源於化矣諸侯則視乎天子矣周公之為此何也若曰雅施朝廷頌施祭祀天子諸侯閨門燕飲獨無樂歌乎故為此風耳其凡則皆言正家之道天子自家達之天下諸侯自家達之國此太平之樂

歌而風之純乎正者也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
而南先王之所教故係之召公從周公至南言化
自北而南凡九字即周南二字也召公二字即召
南也此謂文王之為西伯其國中有周召之地周
公召公後分采邑採詩者取國俗歌謠以為所貢
之詩其人感乎商之習亂而將亡喜乎周之習治
而方興故美周而憫商言乎其國未暇及乎天下
所以止為文王二南國風周南所得漢廣汝墳二

篇召南所得甘棠行露殷其靁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六篇大師之編樂經以王者之風係附於周南國風而為第一卷又以諸侯之風係附召南國風而為第二卷此以其次第之序而附之也又謂文王昔日曾以此詩之理教其家人及其國人此以其用詩之理而附之也故大序曰先王之所以教而伊川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一卷之詩篇章殊時將彼附此則若春秋之係日

係月文王之時詩雖未有教以其理不以其辭則若黄帝堯舜之取十三卦然而不以關雎而以鵲巢何也此因文王之為諸侯而言也嗟乎人但知有周南國風而不知有王者之風知有召南國風而不知有諸侯之風或以后妃為大姒追稱又以夫人為大王王季之妻又以夫人為召南諸侯之妻皆非也故凡王者諸侯之風不指乎文王者皆風人之立義為天下萬世后妃夫人之法也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謂二南國風所詠乃
文王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所感召江沱漢汝之
婦人女子彼亦何知而皆由夫婦之理明君臣之
義當紂之時何等風俗文王之國藹然禮義如此
大人正己而物正豈非文王有以陰驅潛率之乎
其後八百年之風聲氣習皆由乎是信乎為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蓋欲學者習其文辭翫其音

讀察其意味講其義理而心通黙識之由本至末由內及外由體之用見於躬行踐履之間也夫婦之禮不由君臣之義不明雖日誦二南猶牆面也噫詩之大序最後一段言風及雅言雅及頌言頌及王者諸侯之風言王者諸侯之風又及二南之風而歸之王化夫化者本也政次之功成又次之反覆而求優哉游哉可不務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謹案自此篇至鄭風末小序解永樂大典皆缺卷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緑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衞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
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衞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

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説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説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相成之道焉

古之聖賢未有不勤於夙興者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禹惜寸陰成湯周公坐以待旦夫晝以訪問夜以安身聖賢曷嘗焦勞勤苦若是哉蓋良心易梏夜氣所存精明純一平旦接物存之則好惡近乎人旦晝所為梏而又梏則放心不遠於禽獸聖賢所懼也故書有夙夜浚明亦有昧爽丕顯之語浚明者日宣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昧爽者昧明之

時思大明其德待旦而行之夫如是則勤於夙興有不能安寢者抑亦閨門之内淑女好逑警戒相成之助歟哀公齊太公之五世而荒淫怠慢變風之刺遽由兹始思昔尚父受封萊人侵疆一閧客説不遑旅寐而五世之孫乃若是其怠可不戒哉詩人不徒刺哀公而思賢妃貞女之助有所感而云也大抵風始關雎不淫其色君臣民庶可以通習周王晏朝則有關雎興誦后妃脫珥者房中之樂有益如此齊哀

不能夙興夫人無警戒之言風人陳道秉彝者豈不深憂君子因風之始變而觀其譏刺亦本於衽席故曰易首乾坤書釐二女詩係二南禮記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人道之大可不兢兢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門内謂之著親迎之禮孔子與哀公言之詳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日月取象君臣不能照下亦言朝昏相從無所忌憚之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古者挈壺掌漏雞人告時挈壺氏周司馬之屬有之

其官下士六人挈讀如潔髪之潔挈者懸繫之名刻
謂置箭壺内刻以為節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
記晝夜昏明之度數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求大功者欲求為霸

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緯候書注云把天子之事國語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為盟會之長可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强力故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求而得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以掩兔爾雅噣謂之畢注陰氣獨起陽氣必止畢或曰噣因星形以名之網小而柄長弋以射雁以繩

繫矢而射鳥曰繳射此游田逐禽而不修治民之事

詩人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

聞而說之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虎賁舍則守王閑注王出所止宿梐枑也掌舍會同

之舍梐枑再重謂行馬也周衞有外内列周衞防守

之物名之曰閑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諸序獨此舉國之名見通國之人皆嫉之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謂莊公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長於舞射不能良痛以思父端莊以正身威刑以肅下而更有他日求昏之志焉是莊公之可耻也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德者何中正不偏之謂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詩自言公族之儉詩人謂雖化其君之儉勤而不知本於禮度耳非謂魏君之采莫采蕢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大夫憂其國之將亡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爾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民至以碩鼠刺重斂者其國可知矣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孔氏曰諸篇皆有深遠之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四鄰即桓叔謀伐晉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

桓叔有德沃是大都國人叛從桓叔國危矣而昭公

不知春秋之前惠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

三十年晉潘父謀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君子忠於

晉而爲此詩樂而不憂從沃者不敢告人憂昭公者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男女俱怨不得其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為沃所并爾
曲沃盛而晉微宗族必有歸曲沃者君又不能親親
而使之離散是可憂也春秋翼九宗五正之子嘉父

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世為晉彊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九族晉非無宗族不能親之也非無彊家不能用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朝廷卿大夫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能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之信讒最著於申生又殺羣公子慘矣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秦仲始大謂國土始大夫未得封爵也襄公始命者謂襄始命為諸侯也好者君之容好也鄭語史伯對桓公曰秦仲齊侯姜嬴之後也且大其將興乎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襄公備車馬以討西戎亦大義所當然耳然民可使之勇戰不可使之好戰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德教日久見襄公之所為不能用周禮也君子知其將無以固國焉或曰襄公之國乃至於其子孫有天下安在其不能固乎曰是不然三代之秦緜緜不絕千載矣襄公一為諸侯驟盛而有中衰之兆至始皇有天下而子孫不能聚廬而託處其固安在哉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東有太山古文以爲終南是周地之名山昭四年左傳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一名中南所論周之險阻不當以封秦於此益驗矣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鸇摯鳥也似鷂青黄燕頷勾喙嚮風揺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詩言欽欽者謂穆公也

忘我者謂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晉文公獻公子秦康公之舅也秦穆夫人秦康公之

母亦晉獻公之女文公異母姊也文公生於狐姬夫人生於齊姜婦人以姓為字曰齊姜係於本國如曰秦姬則又係於夫之國也文公未反國康公母秦姬已卒穆公納文公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陽見舅思母及其即位晉文公已卒秦康公追舊日渭陽送舅思母之情而為此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古者因井為市井田之中亦可交易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墓門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説美色焉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君臣淫於其國國人效之躬行之移風俗也如此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説憂思感傷焉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賜之玦而後行古之道也去君而猶思君惓惓之忠也檜國鄰於虢而居於濟洛河潁之間鄭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焉故曰國小而迫也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所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將田夫窮無窮極無極與則終身而慕哀未可已
雖然禮有節文聖人爲之制也其有安於食稻衣錦
者幾無人心焉耳是故苴麻之服慘戚之容必稱練
祥之祭哭泣之節有殺不飲酒不食肉倚廬而居枕
塊而寢端席而坐朝奠夕徹夕奠朝徹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不疾不薑桂不薹不除服夫是之謂行
三年之喪也不然服其服而無其容容其容而無其

心猶不能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周室入厲而壞至宣而興至幽而大壞檜將并於鄭而其君不能自存其臣思周道之盛時王室尊安諸侯之國小大皆莫其居也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迫脅於大國之間無治國之法以自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四章皆舉善以駁時之惡鳲鳩秸鞠其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明王賢伯於諸侯能督察之紀理之勞來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為七月之詩陳述周家興王之功業也周公相成王成王幼管叔蔡叔流言周公居東征之其身離乎朝廷其心在乎王室遭此變故恐成王之惑於流言而不知創造守成之不易凡公之所為鞠躬盡瘁

者蓋欲扶持王業之已成而昔者未成之初自后稷以來繼世曾孫有公劉居豳地前不寍而後太王接虞芮商以肇周祀其風動教化國人之所自來蓋歷千有數百餘年之久漸漬而後成致我周家興王之功業如此其艱難也君幼矣吾又不以身當之其無壞我室乎故陳其所由與其所以致者皆在農桑之務禮義之績其意深矣遠矣豳者戎狄之地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漢屬古扶風郇邑周公為是詩也太師

述之為豳國風焉蓋於祭祀之時亦有吹豳籥而歌豳詩者鄭譜以為公劉太王居邠之風俗蓋太王未遷岐以前猶在邠觀其來邠止旅迺密及其遷岐從如歸市可見周人之愛君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之詩乃周公救亂所為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者以惑於管蔡之流言也公乃為此詩以遺王欲王

之察其中心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東山之詩乃大夫述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之意也歸士述家人之言周公述歸士之言大夫述周公之

言未必有其言而有其意大夫足而成之周公攝政元年有管蔡及武庚淮夷之叛故居東征之歷涉三年而歸凡征行莫不辛苦上知之而能言之則為治世上不知之而下自言之則為亂世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此詩已遺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之詩也周公之美而朝廷之刺

周公豈欲其有是哉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美其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周公誅伐四國成

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致政之後欲老而

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非不知周公也

特惑于其初耳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十二

宋 林岊 撰

詩序二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鹿鳴之詩乃燕羣臣所歌也羣臣而曰嘉賓以德言也既設饗飲之陳饌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之中以將其厚意而酬侑之然後人人佩荷恩德皆得盡其

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杜甫曰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忍棄此物君臣之道非相為賜之求也而下承上施其盡心報上持美效君自有不疾而速者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使臣之來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則說詩言外之意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君遣使臣歌皇皇者華之雅以送之託言皇華在彼原隰

喻其光榮而序者以為遠而有光是也所謂送之以禮樂燕燕飲而歌詩亦其禮也君之所為寵榮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矣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雅乃燕兄弟所歌也本不專為閔管蔡而設序者察其情辭之深切以其有所更歷而為之也僖二十四年傳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詩乃周公所為而召穆公重歌之所謂作者更詠人之聲而播之樂聲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此皆立義之辭也故有則民歸厚以見將然之義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古者獻酬之間皆有聲歌比其臣下奉觴為壽之時詩人歌之乎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此三篇皆成王之時所為之雅出車一篇周文王命南仲故事以榮將帥有功之歸者序者因言某時有某事某人會如此故令時歌第一篇以遣戍役歌第

二篇用某故事者以勞還師歌第三篇以勤歸士其上下篇直述人情其中篇用文王之時之事各於逐章而借前以喻後學者併以為文王之雅則非也此如真宗之時嘗勞歸將樂府之詩有說李漢超馬仁瑀事者細味古人文章之妙在此昆夷西戎玁狁北狄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蓋燕饗通用之樂歌又儀禮於笙入間歌之詩皆用此蓋取禮物之盛也雅本為於成王之時序者曰文武嘗以六篇之理治內三篇之理治外憂勤積累數世矣至為魚麗之時乃終於逸樂而萬物盛多可告神明詩人故為此一篇以美其盛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之三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鼓瑟歌鹿鳴之三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
白華華黍前樂既畢皆一間歌一笙吹凡六篇秦亡
其辭毛公為訓詁分衆篇之義各置於篇端其義與
衆篇之義舊嘗合編故存當云鹿鳴之什十三篇今

曰十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之詩乃言人君樂與賢者之意也凡賢者之已仕與賢者之未仕仕而在朝或在外服或窮居而野處或聘召而接君皆宜推至誠樂與共治之心以待之所謂樂與者乃中心欣然歡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非苟且勉强之謂詩垂萬世之法序者以

其為於太平之時故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夫太平之治其致之非一日矣及其成也不與賢者共之則持守之道難矣不樂與賢者共之則亦無以得人之歡心矣不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則亦無以感召天下之氣類矣豈惟治之已成哉治之始治之中治之終皆當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之詩言人君樂得賢者而用之也得賢則

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址太平之治成而易虧有賢
者共治而鞏固之如城之有基矣此人君所以當知
樂得之義而必有樂得之心也毛氏曰其德堅固廣
大如南山之基址培德輔治皆資乎賢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蕭來朝天子既燕飲之乃歌此序言澤及四海者舉四夷之遠以見天下諸侯皆被君之澤也本其在國蒙澤及其朝見光寵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露之詩天子燕諸侯之樂歌凡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諸侯有同姓有異姓有二王之後古者燕有兩階庭門設燎秉燭之遺則容或卜夜以盡歡然醉而言歸在臣之儀上盡其歡下肅其

儀斯言醉酒飽德矣宗人留成厭厭之飲盡情之義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此鄭箋所引左氏之義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詩人述其君之樂育也喜樂之矣者序者

述天下之人喜樂其君子之意也上下交相樂也鄭以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有漸至於官之大抵鄭多言制度之粗而詩所述精微之意皆制度之外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北伐宣王豈得已哉撥亂興衰不得不然夫是

之為應兵況有良將如吉甫方叔乎況有居中之賢

如張仲乎序言小雅之廢厲王所以亂小雅之復宣

王所以興

釆芑宣王南征也

古者將寓於卿而兵寓於農平居無事六師之將即

六卿之卿也宣王中興復古修明井田之制詩人以

釆芑歌之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此序乃言宣王於復竟土之後又修其車馬備其器械以再會諸侯於東都是未修車馬未備器械則不敢以與諸侯行會同之禮然而會同之時又有射御田獵之事先因田獵又選車徒以往備再田獵也是事皆先具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之雅正與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相應宣王將為東都之田先之以選車徒之田也將為選車徒之田又必諏其時日擇其車馬然後以與羣臣從事是謹微而接下也凡往田獵皆然二詩相近可以參挹昔人之遺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之美宣王以其能勞來還定安集萬民於離散之後也宣王非親之也善委之使臣也毛以爲侯伯卿士侯伯諸侯之伯卿士王朝之執政者也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之誨非一端也鄭以爲求賢人之未仕者

祈父刺宣王也

刺司馬之不得其人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此詩乃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此詩亦言夫厭其妻而妻去其夫之意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斯干者宣王當中興之日再考成其宮室而詩人歌

之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無羊宣王修復牧人之職而考其牛羊之數也鄭云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三百維羣九十其犉言其羊牛之多足如古法此言有味正謂其舉斯心而加諸彼者有未至耳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此詩譏專任尹氏欲王去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時鄭桓公友亦為司徒此番氏為司徒别一人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此篇刺幽王之惑於衆謀不能從善也旻閔也以時

之可閔而呼天其曰小旻或別於大旻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之詩乃當亂世而思謹其身以無負其先人不惟勉其君且以自勉固聖人之所取而孝經之所録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幽王取申后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觀其詩詞孟子所謂小弁親

親也蓋師傅之言然宜曰未必能如此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四詩皆傷於讒卿士執政而讒其黨寺人能讒者而不免於讒大夫傷讒直數小人之當誅而責王不悟太子見讒國危矣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即巷伯伯者近習之長日見於君猶被讒焉幽王之時王后太子大夫多以讒廢而大臣如蘇公小臣如寺人皆不免矣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欲其厚也必先於朋友之講明天下俗薄朋友之道絶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此義理不明人倫俱虧馴致於亡國喪身之由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蓼莪父母歿之詩也北山父母存之詩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君子悔與小人從事之詩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大雅有大明題此以别之耳

鼓鐘刺幽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桐柏山在南陽之東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政疵民怨聞樂而悲故爲是詩而思古幽王之樂豈非古與樂是而人非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疆者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理者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導之也古者夫間之遂距於溝畛下之溝距於洫塗下之洫距於澮道下之澮距於川路下之川距於海周有匠人之文禹盡力溝洫而丘畎澮距川故謂丘甸之法因乎禹也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而少康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傳說少康盡舉大衆與出賦

異周官籍於司徒者兵數甚具賦於司馬者甚少與

此類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乃春省耕而補不足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詩乃秋省斂而助不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洛水東都之所在雍州其浸渭洛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其流尚微此詩指東都也成王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此詩乃大夫述周人之意以刺幽王用褒后信讒召惡興禍致亂思賢女以配幽王也當以關雎參看關雎思得賢女以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其未得則不寐

而求之然命意則在王者之宜有賢妃而當時之妃既賢故其音安以樂也車舝思得賢女以燕喜友之以燕譽好之旨酒嘉殽飲食之歌舞與之其未得則不饑不渴而求之又車舝調轡而迎之然命意在王者之宜有賢妃而當時之妃不賢故其音怨以怒哀以思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也
前二章言初用古後三章刺醉而忘度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斯參
天地之化育矣此武王之事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為褒姒之笑而數舉烽燧亦其一端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先王盛時諸侯以既近天子之光為喜及其衰也王政無常諸侯恐懼而不朝施於春秋乃有桀傲而不

朝者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易之否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文王視民如傷幽王視民如禽獸此興亡之判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之雅言文王受天之命興造周邦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大明之雅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復命武王也詩曰明明赫赫本言天也序曰文王有明德因天言文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

申以百福干祿焉

旱麓之雅言周家受先祖之福祿而先祖之福祿又皆自求之已也周之先祖為后稷后稷之子孫者修后稷之業為公劉公劉之子孫者修后稷公劉之業至於大王王季申以百順而干祿焉所謂祿在其中異乎子張之問矣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此即法天行健之事業大王王季之申以百福者亦出於此而豈不百祿是何乎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之雅言文王所以聖也鄭謂非但天性德有由

成要之此篇成已成物之工夫與中庸大學無異非

但德有由成而自成者至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之雅美周而主乎文王也主乎文王而歷言大

王太伯王季之事皆天也文王之動靜語默又皆天

也天監代殷莫若周蓋自后稷以來則立烝民之極

矣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焉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靈臺之雅言周民之附文王也平居暇日未之見而有土功之役人競趨焉乃於此乎見民心之樂從故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靈德及鳥獸昆蟲故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非文王之自名以

靈臺也臺亦可以觀天文非徒登覽之謂靈臺之基至漢猶存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之雅言武王之繼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業也此一篇大旨成王之孚在於孝思維則世德作求在於繩其祖武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繼伐非武王之得已也廣聲即文王之聲也文王又

廣前人之聲也名詩與序詩俱妙矣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行葦之雅大抵言忠厚也忠厚則睦族養老是也其
詩辭興詠以為草木之茂牧者不使羊牛踐之宗族
當親我其益親之序之者則曰周人之為此詩也其

積累於世家發揮於言意忠而且厚其仁及於草木是宜其能内睦族而外養老以成福禄也仁民愛物輕重之倫固有之而此詩之序不謂此也或曰能愛物則必能睦族養老以此解能字亦非序者之意也序者之意贊論行葦之詩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酒者人之所共樂也閭閻之賤有欲飲而不可得富貴之家或濡首而不知止故記孔子者惟酒無量不

及亂而酒誥曰惟祀德將無醉詩序乃毛公所為而
鄭氏箋之曰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筭
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謂之飽德其
說亦謂祀而飲也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
古者祭必有尸毛以為此祭宗廟之尸而緣鄭之義
孔氏疏之以為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七祀皆有

尸焉然毛氏之說為長也所謂神祇祖考詩以公尸
主言祖考而序者廣及神祇皆安樂之意不必泥也
又毛氏以為公尸來燕謂明日繹祭而燕尸乃為此
雅亦未必然也所謂來燕者燕即樂也況祭祀亦有
與尸獻酬之事故曰來燕又曰燕飲令日之祭明日
之繹皆可誦此鳧鷖之序以為祭而神安尸樂非無
故而致此也言太平之君子持執王業之盈滿守護
王業之成就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籩豆之事各有司

存故祭而祖考安樂之祖考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亦無不有安樂也

假樂嘉成王也

此乃大雅詩人為此篇以美成王治功之成也德積於身福受於天法度愈修綱紀不紊燕樂及於羣臣不懈見於有位是至治之君臣勅命時幾省成謹憲之事也

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以下三詩皆召康公所以戒成王也周公復辟往蒞成周成王將即政而獨名公為保之日名公所以為格心之業者惟以三詩其一則戒以民事而美公劉之厚於民蓋祖宗皆有詩而公劉之心獨未甚著明也其二則言皇天之親有德享有道蓋太平極盛非備物之難而誠質自尚也其三則言保治在於求賢而有大賢君子乃可以集衆多之吉士也方營

蔡之亂而周公之東征五六年間成王之幼而召公諸公未嘗不斯須成王之側以金縢而推其言猶待風雷而發則古人正諫有道而仁義禮樂之言祖功宗德天命人心之所係想動容周旋皆熟於成王之心耳矣及周公之歸制禮樂定洛邑名公之獻誥純以德諫其書乃顯周公之所定大雅自文王至假樂亦可畧備矣而名公又為之三篇焉其書乃成古大臣之用詩書以事其君者若此也

洞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三章言皇天之親愛人君饗其祭祀苟有道德雖薄陋可薦也道德者豈弟君子為民父母之謂也道德之文散則通對則分此豈弟君子謂人君也卷阿豈弟君子為人臣亦上下通言之也

卷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卷阿十章言求賢而吉士以類從也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武公相厲王也史記誤以為相平王所謂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皆非也平王之所命乃鄭武公耳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當成康之時毛公芮侯皆在王朝為六卿其後世子孫能守家法陳古義以諫其君如此皆周人國子之教行而家多良子弟本末源流可考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宣王大雅凡六篇雲漢則仍叔周之大夫美宣王也皆變中之正而亦謂之變也何者成王之時未嘗有

此美也周公之意豈願有此詩也宣王承厲王之餘
烈立志剛修身謹遇災知懼天下為之喜百姓見其
憂於是有此美之之意而仍叔乃述之為雅耳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天下復平建國親諸侯之權在上所以可美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名公平淮夷

淮浦之夷蓋散處毛以為在淮浦而夷行者徐戎亦其一也緜亘泗楚雜在中國自伯禽嘗征之入春秋之深淮夷亦嘗與諸侯衣冠之集種類多矣小雅廢而四夷侵宣王中興興衰撥亂命名穆公上下江漢之間平定尹吉甫所以美也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詩無其字而創為之名者極少此二字乃名公之至

意尹吉甫甞畧述於江漢而名穆公又自為一詩所
說乃美皇父休父之為將而美宣王之命將然穆公
平淮夷而二將平徐土則王之武功亦可以為有常
德而立武事矣猶慮其黷也詩本以美而序言其戒
察其辭知其意乎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幽王變大雅二篇
名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名公之

臣也

凡伯國爵刺厲王與幽王者非一人也蓋世以國爵

稱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周公既成洛邑成王之洛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歌

此清廟之頌寂寥簡短有遺音焉一人唱之三人嘆

之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

蓋相成王而率諸侯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亦清廟之所歌也當其時豈敢以太平告而序者推言之耳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舞之樂歌也象則文王之樂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告成大武之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左傳所謂象箾南籥也箾字與捎同舞之所執籥笛類也

亦舞之所執南二南之音也祭統曰下而管象孔氏
疏詩以為文王有擊刺之法武王象而為舞蓋疑其
為武舞矣孔疏春秋本於杜註又以為南籥既是文
舞象箾當是武舞此說愈為支離其實武王象文王
之功而為此舞主於文德而基武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成王即位之後周公攝行其政事七年至是周公復
辟成王即政諸侯之來助祭而於廟中歌此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大王以下也先公不窋以下也此共祀之樂歌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周禮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而歌此乎蓋以后稷配天而詩中推文武之受命耳后稷其肇祀而文武其基命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古者郊以報本反始而尚質故祀天以祖配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明堂以備物告成而尚文故祀上帝以禰配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此巡狩之禮乃武王舉行而周公頌之也非武王之自為頌也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乃為告至之祭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曰周

文公之頌大抵武王克商之後而有此頌豈武王自
為之為之者周公其人抑亦在成王之時蓋將以為
後代巡守之法祭必歌之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國語曰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然則頌非周公
誰能為之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者諸侯來朝因助成王之祭將歸遣之於廟而

歌此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武王伐紂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殷之

後於宋葢以武庚君於畿内微國本亦在紂之畿内

故從之别封宋國其後成王乃命微子為商後二王

之後以天子禮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服色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之頌秋冬報上帝也秋有明堂之享冬有圜丘之祠秋享告成冬祠反始其諸併歌是以報所祈與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者其來而歌也烈文助祭也臣工祭畢而遣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武奏大武者周公相成王象武王伐紂之事而為兦舞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則成王朝武王之廟而思所以繼祖考也訪落則述成王之心謀所以繼祖考者於羣臣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釋文曰一本無之字然則以敬一字名篇乎

小毖嗣王求助也

小毖天下之事當謹於其小也孔鄭皆以為管蔡既平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之助已為此頌古之頌者皆頌前王之美當其時成王亦或在廟而有頌若敬之小毖閔予訪落之類皆歌詠勞苦而推迹本原以求賢聽諫而未嘗自述以為誇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者甸師掌王載耒耜之田千畝天子三推以勸耕借民力而共成之曰藉月令孟春躬耕常藉仲春元日命民社分為兩月此乃躬耕而王自祭於社稷與

良耜秋報社稷也

良耜秋報所祈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繹賓尸之樂歌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也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也周繹商彤又祭以求神也以賓事所祭之尸曰賓尸高子之言非是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之舞曰象詩有維清武王之舞曰武詩有大武而勺者周公相成王所為告成之詩歌也大武本於維清而勺本於大武猶虞書之述堯而夏書之述虞也王者功成然後制樂其初用前王之樂以教化又

其次述前王之功德以為樂又其次乃自為樂而其實不敢自為惟推明前王之功德以寓諸形容而見諸歌舞焉則成王之樂其名曰勺是也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謂成王也先祖之道則遵養時晦與夫時純熙矣之謂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歌此類禡皆師祭述武王之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賚者武王既有天下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之詩也古者大封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雖大賚以錫功然所錫予皆善人也有不善者則不得於武王之朝而封於武王之世矣周公本其意為此詩以歌於廟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武王有時邁而成王有般般非樂也所以持其安而

保其成也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古先王之般樂豈後世之謂又六年王乃時廵此其祀之歌詩乎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之辭夸僖當惠王襄王之世又屬齊桓求伯應接不暇行不純善凡詩所誦者春秋不槩見然四篇之義猶有一變至道之遺意使既其文而又既其實

魯其可量乎史克言之乃詩人之性情而僖公未必
盡能充之季文子所請諸儒以為在僖公既没之後
蓋以文子於文公之世乃見歟駉者頌僖公能遵守
伯禽之法周公自武王時封魯而身在周家至其復
辟成王命伯禽大啟土宇而周公亦之洛不之魯也
伯禽之法即周公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又能務
農重穀即牧馬言之亦可見坰遠之野避民居與農
田也魯人遵之以下義通三篇行父季友之子史臣

名克其在文十八年行父又使之對宣公是直諒多
聞者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天子辟廱諸侯泮宫辟廱水旋丘其外築土爲堤壅
水之外如璧令觀者均其義則辟明雍和而泮者所
以頒政教也東西門以南通水泮宫學名能修其官
又修其化言民樂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

惡人感化也魯禮得立四代之樂米廩虞庠也序夏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定謀獻馘受成告克皆在泮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宇土地居處也詩言常許故序以為主耳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微子得行商之禮樂而周用六代之樂太師有商頌

微子至戴公當宣王之時宋大夫正考甫得十二篇

正考甫者孔子七世祖也至孔子録詩時已亡其七篇矣史記以為正考甫佐戴武宣乃接幽平之世又以為襄公時恐誤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玄鳥祀高宗樂歌也武丁有鳴雉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所謂武丁孫子亦猶所謂湯孫蓋殷人之立

言其法度如此耳

長發大禘也

禘宗廟之大祭也鄭以為郊非矣夏商四時祭亦有禘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惟五年一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周人禘嚳於其廟以稷配商人禘嚳於其廟其以契配歟

殷武祀高宗也

謄錄監生臣章　傳